

儒宗理要

朱子卷一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格致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孝宗新政

是年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應詔上
書論講學脩攘任賢三事此居其首

臣聞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
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
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

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味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泉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

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係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進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于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氏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

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于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廣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會之于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

已酉擬上封事

其一謂宜講學以正心
光宗初改

時壽皇已有倦勤之意欲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
草疏十事此其一也會執政有不合者疏不果上

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

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財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

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係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

經筵講義

論古人爲學次第之要
寧宗初政

先生受詔進講大學兼實錄院脩
撰遂編次成帙以進此其首序也

天生此民。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序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于一人之身矣。但以

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于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爲世儒講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旣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爲

君者不知君之道爲臣者不知臣之道爲父者不知父之道爲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於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序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求哉

又經筵講義

論人主之學在于主敬

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

爲尤密。蓋自爲赤子之時而教化行矣。及其出就外傅。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爲臣爲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效。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酬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乎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旣以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其小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

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思乃茫
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
惑于前騁其擬議窺覷於後豈不反爲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
然而尚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
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
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
意實下工夫不可但從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

又經筵講義

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格物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獨
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

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爲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爲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于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既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

其他可以類推。至于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爲先。致知以敬爲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論其所以爲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

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

論聖賢爲學先後之道
寧宗初政

是年七月寧宗卽位八月除先生煥章閣待制侍講十月至自長沙入對延和殿此第二劄也初上在藩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皆出聖意

臣嘗聞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序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

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于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渺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

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無不具于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于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

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于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于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心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

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歎。今者乃遇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于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

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

答何叔京

論就覺處加持敬之功

持敬之說前言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答何叔京

論無一事不敬之義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原無間隔今日專在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遍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着意安排摠

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答余正叔

論程子敬義夾持之說

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寧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

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工。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

答程允夫

論持敬寡欲之義

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爲須先有所

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工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

鳶飛魚躍之間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
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
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
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舍持敬窮理則何以哉

答余正叔

論程子周子言敬之說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
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
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
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
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

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矣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理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才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已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吳晦叔

論知行先後之義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

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其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

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終始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母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終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

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答林擇之

論格物當先涵養

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連嵩卿

論窮理不必深求之非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然至

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子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潘文叔

論大學格物致知之義

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是天命全體也

答陳齊仲

論格物先後緩急之序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

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喻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不可不察。

答江德功

論物則形下形上之義

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而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未有窮。而吾之知亦昧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

答胡廣仲

論天理人欲之異

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卽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卽善便不得不與惡爲盛衰。譬如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爲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

答吳晦叔

論人心私欲之蔽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發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

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天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何倅

論感物而動性之欲

經書中所說欲

天 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

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乎僞。陷溺其性。專爲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謂宰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也。

答陳明仲

論已私當克之義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已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某謂所謂已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已。而就此起計校。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者。由於此。

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

此亦來

書之語

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答曾景建

論文辭要達意

文辭之說。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荊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

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旨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識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答鞏仲至

論文字當自學問中來

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

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巧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其文之謂哉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又答聶仲至

論詩體平淡之義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爲非是則某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澀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爲亦嘗看過一遍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爲古文因以爲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卽非純古然則無意於今之平淡者得爲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

卒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

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革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旣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脩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

答謝成之

論詩詞非切已事

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罰。皆是看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着。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朱子卷一

終

朱子卷二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格致類

語錄

總論爲學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人傑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

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理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賀孫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此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吃菓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吃也得不消。吃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賀孫

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大病。謀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何。昨日爲鄉人。今日便爲聖人。須是鍊拔。方始有進。砥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况是困知勉行底資質。文蔚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功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洽

譬如煎藥先猛火煎教百沸大滾直至湧全出來然後却可以慢火養之帶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驥

學者只是不爲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

事上時多于義理却生于閒事却熟方子

近世講學不着實便有夸的意思便如有飯不將來自吃只管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振

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個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振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却來湊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

也須易記

方子

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

廣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于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

處甚難

端蒙

今學者之于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

必大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

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又答人書云
世間萬事或更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爲究竟

法耳

備

十

居敬

問恭敬二字以謂恭在外功夫猶淺敬在內功夫大段細密曰
二字不可以深淺恭敬猶忠信兩字文蔚曰恭卽是敬之發
見先生默然良久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如
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文蔚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
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

小事莫不本于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賀孫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溺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溺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

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緊緊處正在這裏錄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的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則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夫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

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道夫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

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間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來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腔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

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常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常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會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嫌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伯羽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爲學。砥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極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緊要處。個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
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
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
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
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
用其藥

端蒙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于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
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
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
主若有主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于心如忿慾之萌

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于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卽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人傑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透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

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從周

窮理

器遠問致知者推知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着定恁地做更無第二着第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着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着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

定着實有罪決定着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麼剛方正大且如爲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

賀孫

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閒沒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

賀孫

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

這便是能格物

道夫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

寓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爲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

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偶

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明德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
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
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德明

致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後亦離這意思不得學者要緊在
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了如此則
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惟是到那變處方難處到那裏
便用子細研究若那分曉底道理却不難見只是學者見不
親切故信不及如漆雕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若見得親切
自然信得及看得大學了閑時把史傳來看見得古人所以

處事變處儘有短長

賀孫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

外之理

寓
音亦

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

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

履孫

守約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否曰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

賀孫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爲天下濶須着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

慶孫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此者不可不察

壽昌

讀書法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添得來。至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祖道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于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人傑

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常致思焉。至于羣疑竝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此子。

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效。亦是如此。賀孫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註。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淳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閒看過了。有恁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的方佳。賜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其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方

讀書須逐段逐些。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識後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滾滾讀去。假饒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璣

讀書須是端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句。只是平心定氣在這邊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過少間却損了精神。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端不走了這心。間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于學者。若海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使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嘗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躑躅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間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謂此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于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无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錄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

此况求道乎。今人對着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事。義剛

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

書要當如是。

按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

書皆作數次讀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作別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入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同。

日而語

方子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憫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

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疑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源。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無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閒。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時舉

讀書不可只湊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自以手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

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淳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雒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璣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

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廣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啟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夫道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

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辨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義。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牽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箇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查滓矣。因憶頃年見

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
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
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
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云。此一段係先生親
書示書堂學者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楊子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
須自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淳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夫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割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已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個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

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
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浩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

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

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

道。夫。錄。云。更。無。蹤。跡。

饒。廷。老。曰。通。鑑。歷。代。具。

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會。看。得。須。用。

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

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

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

却。來。看。他。芝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踔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閒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自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

悟耶。義剛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驥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

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子甚事

賀孫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

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每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

亦自好

大雅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義剛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眼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義剛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可學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

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

義剛

舉業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賀孫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耳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的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

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己身上些子事。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麼人。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着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賀孫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

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爲是

伯羽

說脩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於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隣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爲之寒心

賀孫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

道夫

問科舉之業妨功日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着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脩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

無醫處矣。大雅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方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閔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

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
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
那物事無要緊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知
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伯羽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櫟括自家道理
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節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
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自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
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拂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
何以學爲讀書是讀其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

脩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淳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七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爲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已沫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倚曰已自輸了一着力行